

孙振峰◎著

# 现在出发

XIANZAI  
CHUFA HAIBUWAN

# 还不晚

## ——西部摩托日记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阿走走 梦起之国的朋友录



孙振峰◎著

# 现在出发

XIANZAI  
CHUFA HAIWUWAN

# 还不晚

## ——西部摩托日记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在出发还不晚——西部摩托日记/孙振峰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 - 7 - 212 - 06966 - 7

I .①现… II .①孙…②钱… III .①游记—中国 IV .①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6841 号

## 现在出发还不晚——西部摩托日记

孙振峰 著

出版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王世超

封面设计:宋文岚 李榕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8.5 字数:31 万

版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212 - 06966 - 7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 言

一个人骑行，  
如一个行者，行而自知；  
如一个游者，游而自娱；  
如一个浪者，浪而自雅……

一日，于偶然间，在互联网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摩托网站“摩托吧”论坛看到一篇简短的单骑珠峰游记，内里关于世界上最高的简陋寺庙——上绒布寺介绍；三寸长的“公鸡”火柴；吃方便面身穿僧袍的尼姑；背着婴儿的女人，以及颤巍巍行动不便的母亲等香客；只显露十几分钟的珠峰女神的点滴动态；住在简易房里，让人肃然起敬的中尉和战士；用佛珠以物易物的当地藏族商人的细微描写……

不得不说，是我读过的最细致的珠峰所见描述和感悟倾诉！当时心里好奇着，是哪位底蕴深厚的大家随意之作？

却不曾想，几日后此游记作者孙振峰前辈却诚邀我为《现在出发还不晚》作序，惊喜之后，诚惶诚恐！仔细品读，感慨良多。

这是一位放弃律师职业，执著于做一名优秀法官的公职人员，为路“着摩”的真实故事——

按振峰前辈自己的话讲，他“只是个骑着普通摩托车在路上漫游，寻找美景的行者”。

这是“波希米亚式的旅行……为的是，走得更远，站得更高，爱得更深——”

出发前，他的生活不过是周而复始地在酒精和尼古丁之中“缠绵”、“迷醉”！在一维空间里，每日如同钟表一般精准地上下班，两点一线，波澜不惊地生活！

偶然，与朋友的一次小酌中，得知此友单骑拉萨，霎时，此言像一枚钢针，刺破了他封闭无光的生活空间，给原本沉闷的生活带来一缕希望的阳光。远游何处不销魂？那驾驭的激情，引擎的轰鸣，雪域的蓝天，无不令他魂牵梦萦，心向往之……

“现在出发还不晚。”

他对自己说！这是重新审视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这或许是一次生活的转机和精神涅槃！感怀苍生，离开熟悉的环境远行！去看看别人如何生活。去看看那些画报上露着雪白牙齿有着灿烂笑容的藏民为什么那么快乐；去看看大自然，看看那些遥远的异域世界，然后把自己放到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在那片天地之间感受。最终，再回归所熟悉的现实社会，重新审视并设计自己的生活。

**志行万里，铁骑无疆！**

对于一个新车刚买没几天，连一千公里的磨合期都没跑满就出发的跨骑生手、摩托“车盲”而言，对摩托车，除了会驾驶，其各种性能及维修知识，他一窍不通……却携带极其简陋的装备，骑着一辆普通的125摩托，单骑一万四千多公里，历时68天，走过中西部十个省市自治区，以纪实主义风格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茶马古道，雪域高原，森林冰川，圣洁珠峰，神山圣湖，古国废墟，西域风情，丝绸之路，领略青藏高原的雄伟壮阔，西域古道的大漠风沙，走了一个大环线后手指残废，体重下降二十多斤，“完好无损”地返回故土。

**路在轮下，心在远方！轮下的，不只是路！驰骋的，不只是心！**

本书以日记的形式，纪实的风格，真实地再现了路途点滴，不但是一部心路历程的西行游记，也是一部摩友西行之旅的路书指南。也许，每一位梦想在西部路上的读者，会在该书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摘自作者话语：**

△ 2012年6月11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像做贼似的从家里出来，翻过单位的铁栅栏，叫门卫打开大门后，从车库里推出我的摩托车，在人们即将进入这道大门之前，绝尘而去。自此，我花了68天的时间到中国西部漫游，行程一万四千多公里。

△ 临行前一天，我的这位好友来送行，他给我送来200元钱及6个苹果。我的朋友，是位清寒纯粹的诗人，他送我的苹果，是预祝我能平安回来——这是一份滚烫的心灵慰藉。我将我的一份保险交给了他，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一万多公里的旅程有着怎样的复杂含意。

△ 第二天，我从家乡出发，一路向西，常常被落日时的夕阳晃动着我的双眼。我翻越了大别山，到达湖北麻城、武汉，走上被骑行者向往的318国道。在武汉，我被一辆轿车带倒，摔倒在地，我分明听见身后车辆惊悚的刹车声。第二天，在仙桃，我又一次狠狠地摔倒在地，头盔被摔开裂，左手小指骨折。但我没有止步，我在连续多日的阴雨天中赶到了成都。

△ 从成都开始,我开始进入川藏线,进入令人叹息的茶马古道。因为自阿坝甘孜州开始,山高路陡,险象频生。从康定新都桥开始,到理塘县城(号称世界上最高的阳光城),共220多公里,是极其艰难的道路。一度,因为缺氧和过度劳累,我躺在山坡上喘气,扭过头对着在风中发抖的小花发呆。

△ 我在雨中到达巴塘的竹巴龙,一个与西藏接壤的藏族乡镇,却被武警挡住了。因为,仅仅一个小时前,前方路段发生泥石流,形成堰塞湖——进藏的318线断了。经过两天等待,我走极偏的县道进入云南,改道214滇藏线进入西藏。途中,我两次摔车,差点葬身于梅里雪山秀美的山谷中。

△ 进入西藏,我一路朝西,直奔拉萨。其间我在米堆冰川和林芝鲁朗等地盘桓,住藏民家中,领略西藏的美景和朴实的民俗。终于,我翻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米拉山口,站到了拉萨河畔。

△ 在拉萨修整两天后,我继续向西行进,赶往珠峰。经过三天艰难的行进,我终于骑着我的“爱马”到达珠峰大本营。一路上,我没遇到一位摩托车骑手,旅途虽然精彩,但也充满寂寞。

△ 两天后我回到拉孜县的查务乡,那里是219国道的终点,里程碑显示,219国道新藏线全程2138公里。此后,我向西、向北,奔向新疆,越走越远。

△ 219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况艰难的公路——我已经没有退路。

△ 路上,我去了几个极负盛名的地方。在玛旁雍错神湖,我在湖中掬起一捧清澈湖水,洗去我满脸的汗灰。在冈仁波齐峰,我裹挟在朝拜的印度人和藏民中,两天徒步近60公里,转完神山。至此,我似乎已经变成一位满脸胡须的藏民,因为我已经闻不到所谓的羊膻味,甚至手抓着风干牦牛肉洋洋自得地用牙齿撕扯着。

△ 从阿里的日土开始,我开始接近巍巍昆仑,我要翻越著名的界山达板等多座噩梦般的山口。高寒缺氧,无人区,几乎原始得不能称之为路的道路,叫我的体重迅速下降。等我来到新疆叶城219国道0公里里程碑时,我很消瘦。事实上,我本来是个一米八五的壮汉。

△ 我在喀什转了两天,那是个西域风情浓郁的地方。之后,我在新疆的道路上飞驰。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酷热并不因为我是个“波希米亚人”而对我手下留情。为了珠峰,最后我必然是在一年中最炎热的夏季来

到新疆。吐鲁番的热浪如同恶魔，它使我呼吸困难，它要扼住我的喉咙——吸一口气就觉得一股热流直钻心肺……

△ 我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北道，也就是中线。经过阿克苏、库车（龟兹）、吐鲁番、哈密，从著名的星星峡走出新疆。一路下来，我经过多座古书中的西域古国。

△ 之后，我去了敦煌，嘉峪关，经酒泉、张掖、武威、兰州，沿祁连山走过河西走廊抵达天水；穿过众多的秦岭隧道，到达陕西宝鸡、西安（咸阳）。

△ 至此，我走完了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我在西安（咸阳）的一家小旅店中几乎睡了一天。醒了，也是抽烟，不愿下床。

△ 途径西岳华山，徒步一天半，走完东西南北中五峰。再横穿河南全境到达皖北，一天后到家。

路，起伏岁月的沉重，曲折梦想的艰辛。

这辆普通的125摩托，丰富了道路的故事。

定格在雪域的高原，把一路的艰辛，幻化成漫天的尘土。

如果振峰前辈没果敢地出门，无非多了一个了无新意的夏天，眼角平添一丝皱纹而已！

旅途，总会有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和落泪的感动。

有些故事温暖了整个旅途，而有些情节会记忆一生……

寂寞和崩溃只是成长的胎记！远行，是证明自己！

每一场旅行都是一次历练，每一次历练都带来新的成长；在人生前行的道路上，您我皆为行者。

《现在出发还不晚》只是一本书，而个中描述，更为精彩！

愿各位读者，透过铅华，看到阳光灿烂……

摩托吧论坛“纵横山鹰” 王英

2013年7月8日于峨眉山

# 目 录

**序 言 .....** 001

**第一章 行 前 0 公里 .....** 001



现在出发还不晚——走吧,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去看看别人是如何生活的,去看看那些画报上露着雪白牙齿、有着灿烂笑容的藏民为什么那么快乐,去看看大自然……我不想慢慢地老去,摩托引擎的震颤,即如我渴望生活的心跳。

**第二章 肥东到成都 2009 公里 .....** 009



如果西部是一块磁铁,那么我就是一粒被吸引的微不足道的铁屑——从今天起,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朝着西方风雨兼程地行进。西部,如此让人着迷,它的道路永无止境。只要在路上,你就会走得很远,因为,行走就是生活。

**第三章 走上高原 4805 公里 .....** 033



把自己交给远方,在 318 线上——远方的高原在呼唤,千难万险怎能阻挡我的车轮。从那一刻起,我就属于远方,属于高原,属于传说中的 318 国道。走上高原,你会忘了自己,你会不由自主地属于那个壮美的天国,忘我而年轻。

## 第四章 朝觐珠穆朗玛峰 5659 公里 ..... 103



走得更远，站得更高，爱得更深——珠穆朗玛峰的夜空寂静极了，蓝黑色的天空深邃悠远，宛如一个巨大的穹顶罩在喜马拉雅山的群峰上。群星璀璨，大熊星座就在头顶上发出清冷的光芒，离我如此之近。故乡的人们，你们知道我站在哪里吗？

## 第五章 219 国道新藏线 8435 公里 ..... 127



走过 219，世上就没有不能走的路——我是如此幸运，上天眷顾着我走过了这条道路，走过了无人区。玛旁雍错、冈仁波齐、古格王国、巍巍昆仑……壮阔的天地常令人默然无语，使得你不得不激发出对祖国西部的热爱。走过，爱过。

## 第六章 在丝绸之路上 12942 公里 ..... 203



行走新疆，西域风情——疏勒、龟兹、高昌、敦煌……清真寺、大巴扎；沙漠、绿洲、坎儿井……从喀什到哈密星星峡，再到西安咸阳，我像个流浪的波希米亚人，走过大漠，走过祁连山，在丝绸之路的故道上体味着西域风情。

## 第七章 回家 14145 公里 ..... 277



“纵横两万八千里，指日可待到乡关”——回家吧，就像个水手，终有一天要踏上坚实的土地；回家吧，我的行囊已经塞满了礼物，我要将它们带给亲人。上天，我的旅程如此精彩，就像脱胎换骨，我瘦了，也年轻了。

# 第一章 行 前

○公里

现在出发还不晚——走吧，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去看看别人是如何生活的，去看看那些画报上露着雪白牙齿、有着灿烂笑容的藏民为什么那么快乐，去看看大自然……我不想慢慢地老去，摩托引擎的震颤，即如我渴望生活的心跳。



## 一

今天,2012年5月22日,终于解决了笔记本电脑的事情。第一时间,就是现在,我开始轻快地使用它,感觉键盘润滑灵敏,手感舒服。为了这个长途旅行,我必须有部笔记本电脑。一来我已习惯于在电脑上记下自己的感受,二来也便于查看旅途相关资料。

由于经济预算有限,我压根没有准备另外买部手提电脑。就像我还需要的两部照相机也是要向朋友借用一样,电脑在我的旅行预案中被列入借用范畴。从使用电脑的角度上说,时代进步了许多。乔治·马洛里<sup>①</sup>、切·格瓦拉<sup>②</sup>、托尔·海达尔<sup>③</sup>等前辈,只能在旅途中依靠纸笔和当时先进而现在看来极为笨重的相机记录自己的行程,甚至他们的胶卷都要准备一大堆。他们无法像现代人一样,可以用电脑储存文字和照片,更无法通过电脑来查询路线。他们的旅行是古典主义的探险模式,在当下旅行者看来,是很麻烦的。有的骑行者,为了减轻装备重量和体积,甚至会把牙刷把都弄断的。不过,我很向往那个传统探险旅行的年代。

这段时间,我一直琢磨着该怎么弄到一部轻便好用的手提电脑,脑海里一直估摸着谁可以借给我。那种心思,实在有点像穷困潦倒的人暗自思忖该向谁借钱会成功一样。实际上,前几天我弄到一台手提电脑,但是太大太沉,不能令人满意。

一天,我看一位开饭店的同学,喝茶聊天。当他看到我骑辆崭新的摩托时问道:“车是你的吗?”我说是。他说:“你现在买这玩意干嘛!”言下之意,你是个法院干部,人也老大不小了,脸面也算公众型的了,要买也得是轿车啊!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只是嘿嘿一笑,说:“嗨,玩呗……”

接着我们一通神聊。我向他介绍骑上好摩托时的那种轻飘的感受。他不以为然,还说道,就是饭店开张后不久,他骑摩托车给摔了两次——“从此我就再也不骑摩托车了!”他有些沮丧地说。看他老是对我的新车不理解,我告诉他自己准备骑行西藏。他一时张口无言,难以置信。但他知道我不是个开玩笑的人,尤其是看到我的新车就知道我是动真格的。于是他和我聊了路上的艰难和风险等等,又问我何时出发。我说在筹措装备,等齐了就请假上路。我叹息道:“要带的东西可真不少啊,比如还需要一部笔记本电脑,到现在还没落实呢……”说到这,我有些矫情的味道,随口对他说:“笔记本你有吗?”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一个整天围着厨房和账单转、迎来送往的人,会有必要使用这个。我的意思是强调

筹备工作的不容易,许多东西要到处打听才能借到的。大概我的话语有些轻视他的味道,他顿了一下,悠悠地说:“嗨,你别说,我还就有,一大一小两部呢……”

最后,他不但借给我一部手提电脑,还附加借给我一顶新帐篷和气垫——那是前年我们这闹地震时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这可把我乐坏了,因为自己的帐篷已经坏了,本来准备重新购置的。

他把电脑借给了我,这是一部轻巧灵便的联想电脑。当我在键盘上轻松敲击时,老是想到杰克·凯鲁亚克<sup>④</sup>的朋友卡萨迪——《在路上》的主人翁迪安·莫利亚蒂的原型,这感觉让我有些莫名其妙的失落。卡萨迪在乘灰狗长途汽车去丹佛之前,在纽约偷了一台手提打字机,他拿了回去,并在1947年“开始用于写作”。于我而言,这部电脑是我记录行程不能缺少的东西,但也更像是一台手提打字机。只是,莫利亚蒂他们故事的过程和结局都是已知的,并且,没什么风险。而我,所要做的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明智吗?

①乔治·马洛里(1886—1924),英国著名探险家,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丧生。

②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28—1967),阿根廷人,拉丁美洲马列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医生,作家。曾与朋友在南美洲探险旅游,著有《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

③托尔·海达尔(1914—2002),挪威人,人类学学者,海洋生物学者,探险家。因与同伴用古老木筏漂流4300海里,远渡重洋而闻名,著《KON TIKI》,中文译名《孤筏重洋》。

④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美国作家,其小说《在路上》,因反映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人文现实而闻名。

## 二

没有真正的思考,就没有真正的行动。

大概三年前,一位朋友来看我。他是大学老师,以前也是我的老师。他是个充满情趣、性格活跃的人,富有激情,喜欢尝试。

那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小酌。当我知道他在不久前的暑假单独骑摩托车去过拉萨时,我的心瞬间动了一下。我接着追问他一系列有关骑行西藏的事情,他简单扼要地告诉我有关骑行雪域高原的一些事情——我的心动了。我觉得他的行为就像一枚钢针,刺破了我封闭无光的生活空间,给我沉闷的生活带来一缕希望的阳光。当时我心潮起伏,恨不得立刻像他那样去骑行天涯,去呼吸高原上的

新鲜空气。

人生短暂又漫长，生命于我们而言只有一次。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sup>①</sup>说：“有些人往往会觉得活得久了，超过需要，超过了生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无论以什么代价过度地延长寿命并非都属有益。应该延长的是一个人的青春，至少应该是盛年期所拥有的那股活力。”我认为他说的极有道理。如果到了晚年，一个八十岁的人和一个七十岁的人相比，就生命的精彩程度上来说会有多大区别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青年，或是在还具有活力的壮年时期，走得更远一些呢。也许因为我们走得更远，站得更高，我们会意外收获许多，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生活。

我的朋友因为热爱生活，才会骑行西藏。第二年，他去了越南。去年，他骑到内蒙古。今年，他准备骑到四川内地。朋友的骑行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也许我早就在自己的潜意识中等待这种刺激的到来。否则，我为什么喜欢看地图呢，为什么办公室不停地调换，可地图总是挂在我的墙上，并时时在地图跟前发呆呢。

长期的现实生活使我渐渐无意识地陷入追名逐利的生活方式中，酒精和尼古丁是我的朋友，这也是当下公务人员较为常见的生活状态。对此，我厌烦了。冥冥中我在等待。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也许我就是在等待生活中的一次重要转机，在等待一个能使自己心灵得以安宁的契机。

所以，当我得知朋友的壮行，便立即被其吸引。我预感，要是自己能像他那样畅游，或许那就是我重新审视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这或许就是一次生活的转机和精神涅槃。

我要离开我所熟悉的环境，去看看别人是如何生活的。我想去看看那些画报上露着雪白牙齿有着灿烂笑容的藏民为什么那么快乐。去看看大自然，看看那些遥远的异域世界，然后把自己放到我所看到的那个世界的面前，好知道自己在那片天地之间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最终，再回归我所熟悉的现实社会，重新审视并设计自己的生活。

然而，这种想法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模糊的梦影。现在好了，我已经着手准备，我知道，现在出发还不晚——梦已经被我紧紧抓住！

<sup>①</sup>伊沃·安德里奇(1892—1975)前南斯拉夫作家，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德里纳河上的桥》等。

## 三

我最初的梦想,是想从合肥骑行到拉萨。对我而言,西藏,拉萨,远在天边一般,那是以前从未设想过美梦。但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随着我对雪域高原及西域风情资料的不断占有和充实,我梦中的道路,是一条越来越远、充满着自我挑战的路线。因为我想,假如我能够骑行到达拉萨,那么我就能走得更远!

这次长途旅行,是从合肥肥东的店埠镇赶往武汉,沿着318国道,过湖北、重庆到成都,再上高原到达拉萨。然后经日喀则到日土去珠峰大本营,之后走上国道219线,向西北行进。途中去冈底斯山的神山冈仁波齐峰转山,再去西藏最西端的札达县的古格王国。然后翻越昆仑山的界山达板,穿越无人区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叶城。再赶往喀什,走古丝绸之路去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沿着祁连山脉一侧的河西走廊进入玉门关,到达西安。之后应该属于回程,经过河南到达皖北,沿着合蚌路回家。

总计行程约一万四千公里,预计时间为三个月。

我一直谨慎地怀揣着自己的这个梦想。当我条件渐渐具备,并试探性地与几个朋友探讨这个计划时,他们均惊讶不已。那位友人老师甚至建议我不要走219国道。因为那条道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要穿越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翻越昆仑山。那里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地区,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屋脊”,许多路段还是很坏的原始状态,并且有数百公里的无人区。219国道,因其道路艰险,高寒缺氧,被人们称为“生死线”。骑行219,对具有相当实力的车手而言都是一个极端的考验,对于我这个新手,简直不可想象。他给我的忠告是“先在家门口跑跑吧……能把318跑完再说吧……”

然而,骑行高原的梦想让我心动。拉萨、珠峰、神山、古格……多么令人向往。318、219,充满危险,也充满情趣。当我查阅资料,看到别人在路上挣扎,并最终走过去时,常常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我无法遏制自己梦想的成长。我知道,如果不抓住机会大胆尝试,那么可能一生也无法到达那里,我将慢慢老去。在以后的生活中我的意志可能会更加消沉,也许会生病,我怎能因为道路艰险而放弃尝试和前进呢。

我并不是个熟练的摩托车手。两个月前甚至不会骑跨骑摩托车,只有一辆已经十多年的、连大多数女人都可以骑的踏板摩托车。这也是友人叫我在“家门口”多练练的原因之一。不过,我认为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车手的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老车手也有可能在家门口出事,新手未必就不能远行万里。

我将选择一个人独自骑行的方式去旅行。我不拒绝同伴,但我并不需要同伴;实际上,我也不知如何去寻找真正志同道合者。而且,我决定我的出行将不和家人、朋友们告别。

我认为骑摩托车长途旅游对普通人,尤其是中年人来说,是个较好的选择。汽车自驾受地理环境制约较大;骑自行车时间过于漫长,除非真的没了事业和家庭,否则对中年人来说不可能有长时间的假期。背包客及极为罕见的徒步旅行方式,也不适合中年人。

但是摩旅骑行必须有摩托车驾照,而我因为已有 C1 汽车驾照,必须通过增驾才能拿到摩托车驾照。3月 22 日,一个大雨瓢泼的日子,我到市驾管所报了名。

摩托车驾照考试有相当的难度,通过率不到 50%,超过 C1 照的考试难度。通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4月 11 日,经过一次补考,我通过了桩考,4月 16 日,拿到了摩托车驾照。5月 1 日,我买下了自己心仪已久的摩托车。此前,我几次到车行看过它。它一直那样静静地、优雅地立在站台上。它微微倾斜着车身,前轮向左侧摆开,就像一匹温良安静的马儿在低头嚼草;它黢黑发亮,外表俊美,骑上它轻便灵巧,发动机发出令人愉快的轻快欢响——它就像一匹听话的宝马良驹。这是一辆豪爵铃木 GN-125-2F 摩托车,车牌号是皖 A5E858。

## 四

考取了驾照,买了新车,出行的决心已经无可动摇。

我开始设计出行路线,计算旅程的距离、时间和经费。为了旅途顺利,根据自己以前户外活动的经验及这次旅行的特点,我将所需要的装备列出清单来,然后一一购买或设法筹备。一段时间来,我不时收集各种资料,反复核查自己有没有什么疏漏。列出的清单逐渐加长,按照清单几乎每天在反复斟酌、来回奔跑着。借用了一位同事不用的车库,就在单位的大院里。每天东奔西走地筹集物品往车库里送,那架势,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河狸,从各处找来树枝精心构建自己的巢穴一样。涉及的各类物品达一百五十多件,装满一个大户外背包和一只大帆布包。另外随身一个电脑背包也是满满的。

为了克服无人区加油的困难,我采购了一只二十升的备用油桶。我没有采用摩友们常用的跨式帆布大包,那种包无法携带油箱。也就是说,用那种包的摩托车跑到拉萨还行,但可能无法走过 219 国道。

为此,我设计一个货物架,好安放户外大包和油桶。这是个两边各有一个框

架、而上部连在一起的整体货架，我将其用 2.5 毫米直径的铜芯线牢牢绑在车子后货架和两侧的后踏脚上。如此一来，货架上面可以装户外大包，两侧的框架一边放备用油桶，另一边放一只大包。对于油桶我相当谨慎，把它放在排气管的另一侧，以防排气管的高温导致危险。

与此同时，我开始喝高原红景天茶，据说这样可以预防高原反应。没有买到可以方便服用的红景天口服液，买的是木本植物的红景天，属于藏药范畴。经开水浸泡后，茶水呈咖啡色，有股淡香，我喝得比较习惯。

我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加强身体锻炼。因为出行时间仓促，短时间的锻炼也不会有什么明显效果。我认为独自慢慢进入西藏，自己会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可能不至于会有过于强烈的高原反应。

我的身体状态并不理想，如果让医生来评判，一定会反对我进藏的，我的血压去年已经在 100 到 150 的状态。我觉得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于漫长艰难的道路上能否安全驾驶，离开酒桌和令人窒息的狭小房间，自然会叫你变得更健康。我暗自提醒自己，在心理和身体上投入进藏前的准备。

#### 6月4日办好进藏边防证。

现在，出行问题一个个被解决了，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假期问题了。走到这种地步，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开始担心假期不被批准，忐忑不安。因为在我的行程中，去珠峰是我一个梦想，应该尽量避开西藏 7、8、9 月的雨季。现在已是 6 月，时间不容延宕。

6月7日，经过反复思量和内心的焦虑不安，我决心请 3 个月的病假。没想到，请假很顺利，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下。

终于要出发了。我预定在 6 月 11 日星期一早晨出发，这样我能在家度过双休日，和家人在一起。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去母亲那里吃了一次饭，没有说第二天我将万里漂泊，我不想让她为我担惊受怕。在家里我一如往常，平静地看着电视，和儿子说话，但内心充满了对家人的一种歉意。妻子是个性格刚烈极其传统的人，无法理解什么格瓦拉、马洛里的，我无意去争取她的同意，那样，她只会激烈反对我的出游而会让我不快和犹豫的。

6月10日下午，好友张道发（散文诗诗人，出版过诗集）来给我送行，他是唯一知道我确切行程的人。我将前年自己投的一份保险交给他，他很意外，但他立即明白我的意思。我没有多说，只提醒他保险合同上有个业务电话。我们没有什么过多的话语，我们都知道那一万四、五千公里的路程和雪域高原、高山峡谷有着什么样的复杂含义。我请道发和我合影留念，他竟然送给我 200 元钱和 6 个苹果。哦——我的朋友，我的诗人，你是如此的清寒，却还为我送来一份慰藉，

预祝我平安归来。

托尔·海尔达尔和五个同伴曾在一只孤筏上远渡重洋,出发时,报社记者、摄影师和欢送的人群挤满码头,为他们壮行喝彩。与他相比,我的旅程一样充满惊险,路程更加漫长,却只有道发一个人送行,这也是我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



行前与张道发合影留念